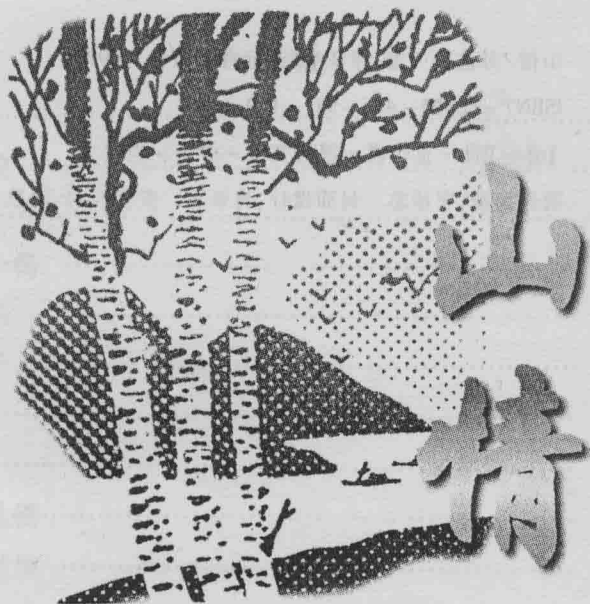




孙浩 著

远方出版社



孙浩 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情/孙浩著 1版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9.1

ISBN7-80595-456-9 I·189

I山… II孙… III小说·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责任编辑:宁珍志 封面设计:肖长军 责任校对:沈思

远方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辽宁省辽阳市第九中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210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4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16.80元

目 录

小 说

山情.....	1
刘家大院	31
重围	59
老杨和小杨	73
我的房东	85
我和妹子	94
视野.....	104
相亲.....	112
王二爹认错.....	117
“叫真”姑娘.....	122
收获.....	126
属羊的.....	131
厂长的孙子.....	136
上任第一天.....	139
接班.....	141
拜年.....	144
坐车.....	146
来访者.....	148
称心的挑选.....	150
两个光棍.....	157

报告文学

“色母粒”的色彩·····	217
奋斗者的足迹·····	233
忠诚·····	252
一位老中医的情怀·····	264
“屠夫状元”新传·····	269
铺路石·····	289
足迹·····	296
爱的赞歌·····	299
后记·····	302

山 情

—

太阳西斜的时候，一辆长途汽车从县城里出来，顺着高低起伏的子牙山山脉，一直朝山里开去。

在车箱的中部，靠玻璃窗的地方，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他粗壮的身材和宽宽的肩膀已经超出了自己的座位，与车里所有昏睡的人相反，他的目光一直射向窗外。所以，他的整个脸庞现在还看不清楚。紧挨他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她很瘦弱，一只很粗糙的手从身旁的花布包里摸出了一个面包，递给了身旁的男人，“早过晌了，你吃一口吧！”

那男人转过脸，一张四四方方的脸，粗眉大眼，大嘴口，他摇摇头，“不饿。”说完，又把脸扭向了车窗外。

女人愣了一下，把面包放回了花布包，又从里面摸出了两个已经没有什么水份的苹果，“吃这个吧，解解渴。”

“不渴。”他头也没回，声音很重。

女人轻轻地叹了口气，把两个苹果又放进了花布包。

“哇哇”，一个孩子响亮的哭声打破了车箱里的沉寂。这哭声把他的目光从车窗外扯到车内一位妇女的怀里，他目光凝结了。那妇女打开了前衫，露出一对白大的奶子，孩子的哭声立即消失了。他贪婪地、全神贯注地盯着那吃奶的孩子。那张正在吮奶的小嘴，仿佛在吮吸着他周身的血液，那双胖胖的、时张时合的小手，仿佛在一把一把地撕掏着他的心。他不敢再看下去，赶忙闭上了眼睛……

早上，他和妻子坐上头班的长途汽车，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县医院。在门诊部挂号室前，他俩站下了。“叫什么名字？”挂号的护士冲着他喊。

“郭春宝”，他抹了一把脖子上的汗。

“多大岁数？”

“二十六”。

“看什么病？”

“看……看我媳妇不生孩子。”

“你媳妇叫啥名字？”

“江秀枝”。

“多大岁数？”

“二十三。”

“去妇科。”

随着话音，从小窗口里扔出一个小本本。他抹了一下脑门儿的汗，领着媳妇去二楼的妇科。刚走两步，被人拦住，他晃着手里的挂号本：“看病。”

女护士绷着脸，“看病你不瞅瞅，这地方是你进的吗？”他抬起头，门上写着一排红字：男同志止步。他看看站在门外的

几个男人，把小本本递给了妻子，“进去看吧。别怕，照实说。”

他目送媳妇走进病诊室，这才在走廊里的长凳子上坐下，从兜里掏出刚从汽车站买来的“石林”烟，这烟本是给看病的大夫买的，如今连大夫是啥模样儿的都不让看，烟也只好自个享受了。他拿出烟刚要点着，又被那护士喊住了，“这不准吸烟，违者罚款。”

“规矩真不少。”他心里暗暗地说。把烟收起来，眼睛打量着四周。瞧，走出来的这个女人，年纪才二十一二岁，肚子却那么大。看那张脸，虽然有点浮肿，可是那样得意，她男人上前扶着她，挺小心的，怕是要生了吧！再瞅瞅那个女的，文文静静的，肚子也显出来了，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还穿了件肥肥大大的黄军装。人家怀孩子那么容易，可我呢？结婚三年多了，媳妇咋就不怀上呢？光偏方吃了多少，可就是……唉！别人非要小子，我呢，生个丫头也行。他正想着，秀枝从病诊室里走了出来，他忙三步并成两步地迎上去，也学着别的男人的样子，用手扶着她的胳膊，“咋样？看了没有？到底啥病？”

媳妇的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她张张口，没有说出话来。“你说，你说呀！”他有些急。

“大夫说，够呛……”

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好一阵子没有喘过气来。

长途汽车仍然在山路上颠簸着。那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已经熟睡了。他的目光从婴儿的脸上又一次射向了车窗外，射向了那苍苍茫茫的子牙山脉……

在苍茫的子牙山山脉,有一条小小的子牙河,这河最终流出深山,汇入大河。它途经子牙山的时候,在山根下稍稍留连片刻,轻轻一拐,弯出了一个小小山坳,这小小山坳便成了小村寨。村子本不大,方不方,圆不圆,不成格局,从东到西,一眼能看到头。本来这小山坳并没有名字,当一位山东汉子领着他的媳妇逃荒在这里居住以后,这村子便随着逃荒人的姓氏,取名为郭家寨。

现在,小小的郭家寨传出了第一声公鸡的啼叫,紧跟着,又有几家的公鸡也跟着叫了起来,郭家寨开始了新的一天。村东头两间草房的门开了一扇,一个壮壮实实的身子从里面挤了出来。他用手揉了揉刚睡醒的眼睛,伸手去拿挂在窗台上的两个水桶,“咣当”一声,水桶掉在了地上。

“缸里不是有水吗?”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他没有言语,抓起两只水桶大步走出了院子。

山里的空气,带着水份,带着清新,带着他熟悉的那种特殊的气味。他贪婪地呼吸着,以忘掉昨天给他带来的苦恼。

“春宝,你等等我。”不用回头,听声音就知道是六叔在喊他。他转过头,看着六叔那紫铜色的爬满皱纹的脸。

“咋去县城啦?”

“嗯。”

“大夫咋说?”

“……”

“咋说?能生娃吗?”

“难说,要治治看。”

“咋个治?”

“吃药呗！”

“咳！咱郭家呀，就剩你这一条根啦，可还娶了这个不能生娃的媳妇。罪过呀！”他用手里的拐杖使劲地敲着土地，一行老泪顺着眼角慢慢地流淌下来。他是春宝的亲叔叔，也是他现在唯一的亲人。他一辈子打光棍，如今已经七十五岁了，还一个人生活着，他天天念叨的、盼的、想的，就是他郭家不断后。

望着六叔那弯曲的身子，流着泪的眼，春宝的心里又是一阵难过。他默默地提着水桶走上了井台。

井台上站着一个小两岁的小男孩子，一双大眼睛正扑闪闪地瞅着他，嘴里甜甜地叫着：“叔叔”。

山牛子，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到井沿了？他顺着孩子向后望去，一个女人正弯着腰在使劲地摇着井台上的辘轳，晨风吹起了她花布衫的衣角。他默默地低下头，再不敢看那女人，也不敢看那孩子。

“你也来打水？”那女人说话了，声音熟悉而又清脆。

他抬起头，“嗯”了一声。可目光一触到那女人的脸上，就再也移不开了。这是一张很年轻很漂亮的脸，本来是很白净的脸，由于用力摇着辘轳而泛着红光，额前的散发飘到了耳角，又被耳角的汗珠所粘住。她从辘轳上用力提下一桶水，放到地下，又把另一只桶挂到了辘轳上，“听说你咋个进城啦？”

“嗯。”春宝又是嗯了一声。

“你媳妇的病看了吗？”

“看了。”

“咋样，能生孩子吗？”

“难说。”

“叭”地一声，水桶放到了井里，随后，井台上是一阵沉默。

三年了，每当春宝见到翠花的时候，都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特别是两年前，当翠花生下了儿子山牛子的时候，这种负罪感就更加强烈。如果当时不是他的绝情，翠花是会成为他媳妇的，可是自己却把她……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也许这就是命吧，当翠花正为自个生了个大胖小子高兴的时候，他的丈夫，老实厚道的刘木匠在给别人上梁时不小心从房顶摔了下来，后脑勺正摔在一块石头上，当场送了命。翠花成了村里年轻的寡妇。两年了，村里村外提媒的不知有多少个，可她说什么也不肯，一个人拉扯着孩子，顽强地生活着。越是这样，春宝越觉得欠了她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债。每次在村里村外见到翠花和山牛子，他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翠花已经打完了第二桶水，拿起扁担，挂好两只水桶，弯下腰，然后挺起身，一只手拉着山牛子，嘴里说着：“牛子，快和叔叔再见。”山牛子摆着小手，甜甜地说：“叔叔再见。叔叔串门。”她们娘俩一前一后，两只水桶轻轻地摇晃着，在春宝的眼前慢慢地消失了。

象每天早上一样，秀枝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做饭。可今个这是怎么了，手脚都不好使。往灶坑里塞了把柴禾，连划了三根火柴，也没有把火点着，细一看，是火柴划反了。刷过锅，她想淘大米，可是翻了半天，就是找不到大米口袋，锅里的水哗哗地开着，她急得头上冒出了汗，定定神，大米袋子就在锅台上。她赶忙三下两下淘完了米，蹲在锅台前，慢慢地添着柴。

真的不能生孩子吗？她不信。不能生孩子的女人算什么女人？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往下，她不敢想，也不愿意去

想。往灶坑里添了一把柴,看着里面通红的火,她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关了灯以后,她在被窝里等着,以为丈夫能过来和她亲热一番。她了解春宝,那健康的体格,那强烈的欲望,最多挺不过两天,可昨天却不同,上了炕,竟把后脊背甩给了她,这是结婚三年来从没有过的。她以为丈夫累了,会很快睡着,可是都大半夜了,他还在不停地翻身,还一个劲地轻声叹气。她又往灶坑里添了一把柴,糟了,一股呛人的糊味冲进鼻子,她赶忙从灶坑里往外扒火,可是已经晚了,一锅大米饭已经糊了,锅底冒着黑烟,饭糊到这种程度,是她过门到郭家没有过的。

“啥东西糊了?”春宝提着水桶走了进来。他的目光落到那盆发黑的大米饭上。“饭咋烧成这样?那米是大风刮来的?你也不心疼?!”“哐”,水桶被重重地放到了地上。他四四方方的脸上阴沉沉的,两道黑眉拧到了一块。结婚三年,秀枝还是头一回看见丈夫发这么大的火,她小声地说:“饭糊了。再重做。”

“甬做了,我要下地了。”春宝不耐烦地说。

她急了,让丈夫饿着肚子下地干活,这是万万不能的。她想起昨天在汽车上没舍得吃的面包,赶忙进屋拿出来,塞到他手里,“地里吃吧!”

“叭”,面包被摔到锅台上,“不吃了!”看着丈夫那没有一点笑容的脸,她的心里又是一阵难过。

“春宝哥在屋吗?”随着话音,门开了,柱柱走了进来。“嫂子,有啥贴心话,晚上唠不够,白天还在唠。”

秀枝一转身,强挺着,没有让眼里的泪流出来,她进了里屋。

柱柱今年二十三岁，蓝上衣敞着怀，露出了紫红色的胸膛。“春宝哥，找你帮忙来啦，快到我家去吧！”

“咋，出了啥事？”

“你还不知道？明个我成亲，要办喜事啦！现在帮忙的人手不够，我来找你。”

春宝这才想起，柱柱是该结婚了。开春抓紧盖的新房，没过门的媳妇在这住了一冬，肚子都大了。“行。”他爽快地答应着。“你先回去，等我吃口饭就去。”

“到我家吃去，饭都做好啦！”柱柱上前扯住春宝的胳膊，冲里屋喊着，“嫂子，春宝哥让我拉走了。你可别生气，等晚上就给你送回来。”他说着做了个鬼脸，拉着春宝走了。

三

鞭炮声，唢呐声震动着古老的郭家寨。

娶媳妇，这在郭家寨来说，不止是一家一户的事儿，这是整个村子，是所有人的光荣。只有几十户人家的郭家寨，凡是能离开的，都来到了柱柱家，帮着他办喜事儿。

太阳约摸升起两杆子高的时候，接亲的队伍进村了。这是由二十多人组成的队伍，有两辆马车。头一辆马车，坐着新娘、新郎、娘家亲，还有几包嫁妆；第二辆马车上，坐着接亲的人，还有两个吹鼓手。两辆马车的鞭子上、车辕上，都贴了红喜字，挂了红布条，婆家的人站在村口迎接着，马车一到，鞭炮齐鸣。

新娘子在柱柱的搀扶下，慢慢地走下了马车，她看上去有二十岁的年纪，本来一张很白净的脸现在却长满了雀斑，尽管

穿了件又肥又大的红外衣,已经怀孕了几个月的肚子还是很明显地凸出来了。柱柱妈笑着迎上去,接过新娘子手中的盆,新娘子朝她微微行了个礼,叫了一声“妈”,老太太乐着,把一个红纸包塞到了她手里。

唢呐声又响起来了。村子口围着的人开始朝柱柱家涌来。柱柱扶着新娘,在人们的前头,一步步地走着,孩子们在他俩的前后跑动着,嘻笑着。

柱柱家过去是两间土坯草房,这几年他搞运输,挣了许多钱,两间草房变成了三间瓦房。砖是青砖,瓦是青瓦,房子刚刚盖成,窗户门都油得一新。东面的一间是新房,窗户玻璃上贴着大红双喜字,屋里的家具,被褥都是新的。西面的一间是柱柱爹娘住的,几件家具虽不新,可也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用大雨布搭了一个大棚子,棚子的一头,是临时砌的两个冒着火苗子的炉子,两个厨师正在炉前忙伙着,一旁的案板上,放着肉和菜;棚子的另一头,摆着五六张大小不一的桌子,上面放着酒盅碗筷。

“开席啦!开席啦!”一个帮忙的汉子大声地吆喝着。

郭家寨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别看来吃席的人不少,但要上头桌席,那可是不容易的。首席,自然是娘家亲,以及陪娘家亲的,他们坐定以后,还剩一张桌子,春宝和几个后生们坐了下来。这时,郭二楞哼着调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他拿过一个凳子,挨着春宝坐下。这郭二楞也是郭家寨的一个人物,别看他才二十来岁,却也见过一些世面。三年前因为一点子小事儿,把邻村的赵六打成残废,被判了三年徒刑,现在刚从监狱出来。翠花腰间系着条围裙,正屋里屋外地忙着,山牛子还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场面,拍着小手,又跳又唱,惹得

春宝不时要偷偷看他几眼。

郭家寨，象这样热热闹闹地办喜事，一年也难得来上一回。村里人，富也好，穷也好，有钱的拿几个，没钱的送点东西，没钱没东西的，出点劳动力。人们都愿意在这热热闹闹、痛痛快快地喝一顿。

酒菜好坏自不必说，但每盘每碗上来，便被抢吃一空。前四碗齐，新娘、新郎拜席。娘家亲、长辈席自然好拜，唯有春宝他们这桌席难以对付。

柱柱领着新娘来到春宝这桌的时候，同桌的几个人都已经喝得半醉了。春宝敞开怀，二楞喝红了眼。新娘子要给二楞倒酒，他一把抢过酒壶，吐着满嘴的酒气，“你，你不能倒酒。你，你不能喝酒，为、为啥肚、肚子大了……”

“哄。”几个小青年一齐哄笑起来。

“说，肚子咋大了？”

“是柱柱的，还是你从娘家带来的？”

新娘子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根。她赶忙扭过头，小声对柱柱说：“快走吧，今个我肚子直疼，现在更……”柱柱摇摇头，陪笑着夺过了二楞子手里的酒壶，“喝酒喝酒，来，满上。”

二楞子放下酒盅，“满，满上。你，你够意思。这酒，喝、喝、喝！”说着，摇摇晃晃地端起酒盅，一仰脖，一盅酒进肚。他用手抹了一下嘴巴头子，伸手去拉新娘子。

村里娶媳妇，后生们说下道话是有的，可二楞子的这番话，却过了格，现在又动手动脚，春宝在一旁早气不过了，他抓住了二楞子的手，“你放规矩点。”

二楞子瞪起了眼，挥着胳膊，“管，管你屁事。有，有能耐，你，你也让，让你老婆鼓肚子。”

俗话说，当瘸子不说短话。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二楞子说出了让春宝最受不了的这句话，这等于在他的心上扎了一刀。春宝只觉得头嗡地一下，周身的血冲上脑门儿，他操起桌上的一个大碗，朝二楞子的脸上砸去。

二楞子虽然多喝了几盅酒，但当大碗朝他飞来的时候，他还是清醒的，他头一闪，大碗朝新娘子飞来。新娘子“啊”地大叫一声，一闪身，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扑通一声摔倒了。她手捂着肚子，大声地叫了起来。

整个大棚子里，乱成了一团……

一大早，春宝从被窝里爬起来，就要去柱柱家帮着办喜事。秀枝洗好了脸，换了一件新衣服，她也要到柱柱家参加婚礼。柱柱结婚是全村的大事儿，她怎么能不去呢？春宝看她换衣服，一个劲摇头。“去个啥？在家待着吧！别冲了人家的喜气。”一句话，说得秀枝泪流满面。不能生孩子的女人比人低一等啊！她目送着春宝离开家，独自坐在炕沿上，默默地流着泪。她想干点什么，又不知道干什么，脑子里一个劲地想着几年前那个夏天的事情……

也许还是命吧！那天，娘说啥也不让她一个人去赶集，西堡集离她们村有二十多里，一个姑娘家独个去，怎么能放心呢？娘还说，西堡集有几个坏小子，很不正经。可她却一个劲地摇头，家里的鸡蛋吃不了，卖了换几个钱，可以买件新衣服，至于坏小子，我赶我的集，也不惹他们，怕什么呢？娘俩从白天晚上争到第二天早上，还是娘没争过女儿，她装了满满一篮子鸡蛋，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西堡集是附近三里五村的一个大集,今个又是初十,是大集,人特别多,她好不容易找到一棵大树下,掏出手绢,擦完脸上的汗,打开篮子盖,露出又大又鲜的红皮鸡蛋,然后蹲下来,等着别人来买鸡蛋。

她没有卖过东西,不会吆喝,几个问价的过来,她又说得太高,所以,一个多钟头过去了,她篮子里的鸡蛋一个也没有卖出去,她有些急。这时,两个男青年哼着流行小调转到了她的篮子前。

“鸡蛋咋个卖?”一个戴变色镜的问。

她想了想,“一角五一个。”刚才她要二角,现在降到了一角五。

“贵,贵。”戴变色镜的嘴里喊着,用手捅捅身旁的瘦子,又递了一个眼色,伸手抓起了一个红皮鸡蛋,在手里掂着,“一角钱怎么样?”

“不卖。”这价太低了,不够她跑这二十里路的。

“我看你还是卖了吧!看你这模样儿,象是初次赶集,还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在这西堡,只要提起咱马二爷,哪个不敬三分,别说是一角钱买你的鸡蛋,就是这篮子鸡蛋全都白拿走,你也是干瞅着。”那瘦子在一旁开腔了。

她的心头一阵紧张,来时娘说过,西堡集有几个坏小子,当着大伙的面敢扒女人的衣服,现在恐怕是碰上了,可是一角钱卖鸡蛋,她又确实心不甘。她瞅瞅这两个人,小声说着,“我不卖了行吧?!拿回家自个吃去。”说着站起身,要用手去提篮子。

“嘿嘿”,“变色镜”干笑了几声,“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哥们儿给你一角钱,是看上了你的小脸蛋。”说着,他的手竟朝